



张
建
春
●
著

未修剪的村庄

『新实力』中国当代散文名家书系



一篇散文，一片关爱，一生情感的留驻 一篇散文，一串足迹，一次心灵的旅行
一篇散文，一个故事，一段情感的漂泊 一篇散文，一种演绎，一方人生的舞台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张建春
●
著

未修剪的村庄

『新实力』中国当代散文名家书系



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未修剪的村庄 / 张建春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6. 7

ISBN 978-7-5511-2904-6

I. ①未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62479号

书 名: 未修剪的村庄
著 者: 张建春

责任编辑: 贺 进

责任校对: 李 伟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50×940 1/16

印 张: 22.5

字 数: 35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1月第1版

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904-6

定 价: 66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◆◆◆目录◆◆◆

【草根人物】

- 002 梅 痴
007 赌鬼良富
010 疯子大风
013 荒 女
017 兰花老解
020 老油条吴顺
023 木匠童大
027 土街医事
030 哑巴大伯
034 “戏子”三荣
038 瞎眼明亮
041 小区老余
044 仔细人老宽
048 苦 难

- 052 表 妹
056 狗 剩
061 散淡敬言
065 苕
068 屠
072 妖 婆
076 瞎
079 土街老刀

【乡音散走】

- 084 穿越古镇的情歌
087 合龙之肋
093 河落孙集
100 河湾观鸟
105 花园之美
108 边缘菜地
111 刘老圩意韵
114 罗祝词典
120 拾片张新圩
124 柿树岗走笔
129 水生周桥
132 秋横三岗
135 童旗杆探幽

- 143 小区植物
145 夜 路
148 张老圩密语
151 花 事

【心情采撷】

- 156 采摘心情
159 草的思绪
162 等 待
165 对一种动物的怀念
168 滚 烫
171 金银花开
174 亲情的允许
177 桑葚红了
181 善 行
184 善的高度
187 树 胆
190 意中桂花香
193 又想老师
196 召唤阳光
198 萱草内外
202 摘 桃
205 一棵树的命运

- 208 望菊之人
211 寻找“四叶草”
214 叶落之书
219 带 灯
222 看 瓜
225 牵 手
228 影 响
231 太 阳
234 村庄不言
237 独 棟

【故土密语】

- 242 叫“郢子”的村庄
245 尝 新
248 车前子
251 稻子，稻子
254 换 肩
257 家乡一钓
260 棉
263 瞧 水
266 一把绿色的剪刀
268 土 街
272 未修剪的村庄

275	别 味
278	乡村情绪
281	相 亲
284	相伴石榴
288	消逝的村庄
291	兴 园
294	夜 行
296	蚂 蚁
299	源于草本
303	在乡村寻找消失的事与物
321	种 子
324	磅 猪
327	蟋 蟀
330	藤 意
333	苔 痕
336	锄 地
339	鹊 巢
342	塘的拓片
346	抱 窝



梅 痴

华生的父母去世后，嫂子闹着要分家。哥哥忠厚、木讷，三棍打不下个闷屁，说不上几句话，凡事任老婆做主，找上家门几个长辈，家说分就分了。兄弟两个，父母丢下三间草房，外加一间支锅放柴火的披厦，也就是这点家当。嫂子霸道要两间正房，一间披厦，几个长辈为难，华生还没成家，近二十岁的人了，连个对象的影子都没有，房子是娶媳妇的必备条件，一间破草房仅够自个存身，谁家的女孩会看中？搞不好一辈子就要当寡汉条。华生却实实在在同意了，提出的唯一条件，是把祖上留下的房前的一棵红梅树分给他。嫂子当即一拍双手，同意。红梅树花开再好当不得饭吃，当不得柴火烧，当不得料用。嫂子脑子转得快，心里算盘打得精，但嘴上不认账，说上了一大串的理由。当然这些理由都和红梅无关，也难以站得住脚。长辈们心里明白，人家兄弟间的事，公不公平也是肉烂在锅里。哥哥过意不去，拉着华生的手感到对不起兄弟，泪眼麻花的，直到老婆狠狠剜了他一眼，才不舍地松开了弟弟的手。

分家后的华生日子过得落魄，除了下田干活，一天下来有一顿无一顿地对付，却喜欢宝贝般围着红梅树打转。红梅在村子里是稀罕物，方圆十里地界难以找到第二棵，这梅应该有些年头了，海碗口般粗细，高高挑挑地向空中长去，少说也有八丈高。华生自小爱听老人“讨古”，老梅的来历、老梅的故事多少知道一些，估计别

人都忘了，他却紧紧地掖在心里，时而在半夜里翻翻，在心里弄出不小的响动来。

老梅树开花好看，起先是花骨朵密密麻麻地结满了枝头，春风刚刚吹动，花骨朵们齐着劲儿开放，一树的红梅，飘出沁人心脾的香味。村里人很少有娴静的心欣赏这花，也没有“红梅俏争春、他在丛中笑”这一说。春说来就来了，耽误不得，感叹不得，下地干活是正事，总比在一棵树下发呆重要，那是痞业。华生却喜欢在盛开的红梅树下打发时光，即便一地的油菜要浇了，整垄的麦田长满了杂草要锄了，他还是在整块的时间里，撕下不小的一块，陪在老梅树下，听梅花香气游动的声音，看绿叶在花开花落里忽悠忽悠地长出。别人不待见梅花，又是华生暗地高兴的，他可以独拥这花红，心中难得的舒坦。常常是哥哥看不下去，催着弟弟下田，华生痴痴地看着梅花，半天回不过神来，让哥哥心中多出了一份担心。

不开花的日子，华生对红梅树不见有两样，忙和闲似乎对他都不重要，华生围着梅树，前后左右打量，施肥、逮虫比种庄稼用心得多。晚间皓月当空，一地的清辉，哥哥、嫂嫂早早上床睡了，华生推开长年虚掩不锁的门，悄然出门，对着梅树出神，月光从疏枝间拂照下来，华生的脸斑斑点点，却是满面的笑容。嫂子起夜，看到了这一幕，推醒熟睡的丈夫，透过窗户去看，迷蒙中，红梅树突然纤细起来，明明是一袭红衣的漂亮女子，立在华生面前，惊得忙捂住嘴巴，生怕喊出声来。揉了揉眼，树还是那树，杵在月光下，只是随夜风摇曳起来，华生靠着树似睡非睡。

哥嫂认定华生的魂被老梅树勾了去，按乡间的说法叫“趟”了树精，悄悄地托人找了当地“降大神”的仙人，求了张驱邪的“符”埋在红树的根下，期盼镇住树精。华生依然如故，干活下田，一天三顿之后，仍是围着老梅树转，“符”没起上任何镇杀作用，倒是引来了哥嫂间的一场争吵，“符”毕竟是花了十个鸡蛋换来的，白

白地送给“大仙”了，嫂子心疼。华生听到了哥嫂的争吵，全没当回事，暗暗地笑上几声，背转身子又在有月的夜晚，抬头看梅叶筛落下的点点星光。

都说华生疯了，不过是文疯，把老梅当作了心中的女人，恋着、爱着，属于花痴一类。这样的说法，是由华生的嫂子绘声绘色的诉说引发的。好奇的大有人在，晚间时有结伴的人暗处躲着，窥探华生怪异的行为。果然如此，月光下，华生围着梅树打圈子，嘴中念念有词，如同梦游，如同和恋人对话。天亮时，人们争着传，梅树摇摇晃晃，一会儿幻化为红衣女子，一会儿又还原成摆动夜色的树木，统一的口径是女子长得妩媚漂亮，勾魂。红梅树由此不得安宁起来，村里人商量半天，一致意见是锯了红梅树，最好连根刨了，救华生一命，怕迟早一天树精吸干了他的精血。树没有锯成，华生拼命般地护着。俗话说，一个拼命十人难挡，何况一棵碍不着别人事的红梅，有它吃饭，没它也吃饭，犯不着搞得头破血流。不知是谁起的头，华生的名字被“梅痴”代替了，张三喊，李四喊，喊得热络，华生默默承受，最后连华生自己也不知自己叫华生了。

老梅树花开花落，记不清翻过了多少个季节，华生的哥嫂择地盖了楼房，嫂子做主把两间草房作价卖给了华生，华生眼没眨就接受了，从此他住的地方孤岛样独立起来了，他忙前忙后地打理，扎篱笆，清杂草，幽幽静静地和老梅树做伴而生。华生老了，一头的白发，每在红梅盛开季节，红红的梅花、白白的头发，相映出一段景色。村里人懒得理他，他也不愿搭理别人，话语一天天少了起来，剩下的只有闪烁的目光和梅树无声的交流。平静的日子没过多长时间，村里在外地上大学的孩子，把老梅和华生的故事放到了网上，点击率蛮高，华生的家开始热闹起来，看梅的人络绎不绝，尤其是红梅盛开的日子，白头老人和红红的梅花总是他们取景的对象。游

人临走时，都把梅痴华生当作了守护老梅的英雄，三三两两地丢下一些钱物，让村里人眼热。做了半辈子“光杆”的华生走起桃花运来，做媒弄伐的，投抱送怀的委实不在少数，华生除了拒绝还是拒绝，说急了，就指指门前的老梅树，半天蹦出三个字：梅老了。搞得人半天摸不着头脑。华生只想做寡汉条，孤家一人，绕着老梅树生活，应了文人常描述的“梅妻鹤子”的场景。

还是因了老梅树的招摇，求梅的人迈进了华生的草房。求梅人手中提着沉甸甸的密码箱，打开是成沓成沓的人民币，让华生把老梅卖给他，做树胆。求梅人十万、十万的加码，最终加到了五百万，华生摇头，眼睛须臾不离开老梅半刻，生怕一瞬间失去了他的宝贝。求树的人是个谦谦君子，看着华生爱梅痴梅的眼神，知道难以成交，就提出给他一根枝条，他要嫁接出成千上万棵红梅来，华生看他是个爱梅的人，犹豫半天，答应了。在华生登高剪动枝条时，老梅周身舞动起来，华生的泪在眼中打转，他感到了老梅的痛。求树的人怔怔站在一边，捧着老梅的枝条，又提出要和华生结交朋友，华生爽快地同意了。之后的日子，求梅的人年年梅花盛开的时候，都要轻车简从，陪着华生、老梅度过花语稠密的时间。

如果不是求梅的人，一段深藏的故事就会因华生的老死成为永远的秘密。华生的亲生母亲是一位抗日战士，一场激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，华生的父亲将刚刚出生才三个月的他，托付给了华生的养父，并将华生的母亲葬在了老梅的树下。风吹雨淋坟头没有了，亲生父亲也杳无音信，只留下满树的梅花，一年一季红红艳艳。养父死时告诉了华生这一切，养父说：你的亲生母亲，一身红衣，静静地躺在老梅树下，那天红梅开得好艳、好艳。

华生也是死在红梅盛开日子上的，他的棺材停留在红梅树下，一树的梅花点点滴滴地落下，不久棺材上就被梅瓣铺了厚厚的一层。

不久一条大路从老梅身边悄然驰过，求梅的人出资在老梅边修

了个游园，老梅偏居一隅，周边种满了由老梅枝条嫁接出的梅苗，梅苗长得茁壮，紧紧地簇拥着求梅人书写镌刻的“梅痴”石碑。“梅痴”二字见骨见肉。

赌鬼良富

到了正月，乡间闲了下来，偷偷摸摸地聚上场把赌是少不了的。赌大赌小不好说，图个热闹、图个刺激，赌的人少看的人多，还得提心吊胆防着，公社时常派人抓赌，抓住了，就有要好看的事发生了。

有赌必有良富，没良富的赌似乎缺了点什么，赌得没劲，赌得没有看头。

往往是桌子刚刚支上，麻将或者牌九码好了，良富卷着风一脚跨了进来，没说的，良富坐了庄家，推倒码好的牌，“哗哗啦啦”地和上一气，战斗就算开始了。良富赌技一般，输多赢少，却落个瘾大，一年若若干干的积蓄，一个正月间就输得一毛不剩、半文没有，多多少少还要欠上一些烂账，之后缩头乌龟般没精打采，拆东墙补西墙地过日子，眼巴巴地等着又一年正月的到来，手用香皂狠狠地洗上几遍，用磨刀石狠狠地擦上一气，准备好好地大干上几场翻过本来。

良富勤快，田里的活样样在行，干起活来从不偷奸耍滑，使牛打耙边到根齐，栽秧割稻总要比人多干上几路，自留地的菜蔬长得水光油亮，人也长得有模有样，只可惜见了赌手就痒痒，这样的臭毛病，遮住了他百样的优点，注定了他一辈子只能打光棍一条。

良富“赌品”好，输赢从不计较，更谈不上耍赖、作假，输了一摔两响当时付款、付物，赢了却羞答答不好意思，如同他欠别人

的。良富赌钱，总是有备而来，带上一年的积蓄，甚至磅猪的饲料票、丈儿八尺的布票都一并地揣在怀里。几个好赌的人看到他就兴奋，远远地打着招呼，挤眉弄眼地大呼小叫：良富来了不小。恨不得快刀割肉，把良富的口袋掏得空空的。

事实往往正是这样，几场赌下来，按乡间人说法：良富先是脱了衣服，当了裤子，之后蛋被割了，还血淋淋的。愿赌服输，良富似乎从没怨言过，旁观者清楚，良富的输大多是被算计，好心人和他说，他又死不承认，只说，自己手臭，怪不得别人。赌了输，输了赌，再赌再输，良富陷入了泥泽，摆脱不了这怪圈。

赌来赌去，村里的老年人看不下去了，悄悄地报告了公社。良富等一千人，被公社基干民兵逮了个正着，先是吃了点皮肉苦，跟着就是游村。游村很热闹，几个赌徒一根绳子拴了，如一串蚂蚱，良富顶着四方桌，另几个参赌的人扛着长条凳，走田埂、串胡同，当然还有人拎面铜锣，破着嗓子喊：我是赌徒，别学我。我游手好闲，别学我……公社的民兵，摆弄着长枪，枪栓拉得“哗哗”响，知道空枪无子弹，还是引得一行人跟着凑热闹，本已平静的正月委委实实地鼓噪了一番。亏得良富身壮力不亏，否则一天顶着四方桌，在乡间的小路上不停地走，腰早累断了。

游村的夜晚，村里人听到了狼一般的哭号，有人说是闹夜的孩子，有人说是二寡妇犯神经，有人说是良富。猜测没有结论，但大多人都看到了良富下田的身影，早早地，太阳刚刚露头，良富已在大田里浇了半亩的麦子。田是集体的，良富如在自留地里一样卖力。

年成真的很好，午季丰收，秋天满贯，成堆的稻子拥在生产队的场地上，交了公粮，卖了余粮，按人口分粮食，光稻子良富一人就分得了一千多斤，另外还有山芋杂粮之类的。按工分红，一年的苦没有白下，破天荒十分工值了七毛钱，生产队的会计算盘打得“啪啪”响，年终决算，良富扣除杂七杂八的，实实在在分得了一百五十元。

还了上年的赌债六十八元，良富的口袋有了重量，八十二元不是个小的数目。村里人打趣，今年节子里良富可以好好赌上一场了，估计“良富来了不小”的声音会更大些。

春节不迟不缓地到来，贴了门对、放了鞭炮，一个人吃了个早早的早饭，翻过一天就到了正月。正月的赌没见良富，真是怪了去了。良富家的门虚掩着，透过门缝，三间草房一尘不染，分得的粮食小山样堆在墙角，锅凉凉地冰着，灶洞里早已没了热气。良富很少出门，不见了良富，让村里人不适应，生出了无穷的想法，说得最多的是良富金盆洗手不赌了，奔一个五里开外村子的小寡妇去了。

然而事实却是另一回事，正月还没过完，村里“抄”狗屎的绝户三老头发现了良富死在了父母的坟边。良富穿戴整齐，直表表地横在土坟前，身边摆着一副麻将、一副牌九，另外一瓶一零五九剧毒农药怒目地戳着。

村里人绘声绘色地说着良富，恢复他“行死”前的幕幕场景。月色初上，良富被父母招到了坟前，可怜儿子好赌，就找了三个阴间赌场高手，先是麻将，后是牌九，本想让良富学上几手绝招，无奈良富愚笨，不仅招没学会，蛋又一次被割得血淋淋的，连根也不剩。良富的父母一狠心，就把良富收了去。天黑月高，良富看不清父母的表情，父母估计也不知良富的模样。

良富的坟和他父母的坟并立在了一起，他从小父母双亡，无亲无戚，无依无靠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一人躺下全家安宁，一年到头除了和鸡鸭说话，就是赌那几天了……

唉，赌鬼良富。村里人把这声叹息经久地传了下去。

从此村里无赌。